

# 如何定位儒學的宗教與人文？

黃麗娟\*

(Li-Chuan Huang)

## 摘要

本論文將先釐清近代學者對儒家之人文與宗教的關係，究竟是對立的衝突？或互不相關？還是相互協調？這之間的見解分歧不一。例如，其一，認為儒學不是宗教，這種看法又可細分為二，五四人物認為儒學已是醬缸文化，它沒有產生西方式有組織、有儀式的宗教；而徐復觀先生儒學是古代宗教的人文化，認為孔子的儒學已經擺脫了古代的宗教信仰。而牟宗三先生認為儒學是即道德即宗教。

其二，即使認為儒學是宗教，也存在著不同的論述，有人謂儒家是宗教，是因為孔子等儒家聖賢，已被民間視為與文昌、或求學有關的神明，而被供奉膜拜，像南投的孔廟，信眾穿著道服，焚香誦經，儒學儼然是宗教無疑；另一種說法，謂早期儒家與巫有密切關係，孔子、孟子、朱子等歷代

---

\* 作者為臺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副教授。



聖賢本身都有對天的宗教信仰，代表人如唐君毅、陳榮捷。這些筆者將一一耙梳其間的各種不同論述。最後，整合各家不同之論，並嘗試給一個明確的論定。

本文認為儒家相信有天地鬼神、祖先的神靈，且儒家重祭祀，故儒者是有宗教信仰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並且人的修德可以上達天聽，這種以人為重心，而不是神，稱之為人文宗教。

關鍵字：儒教、宗教與人文、儒學、儒家的宗教、人文宗教

收稿日期：2017/7/9，接受日期：2018/2/7。



## 一、前言

關於儒家思想是屬於人文的範疇？還是屬於宗教？亦或是介在宗教與人文之間的人文宗教？學界的討論紛紛云云，真讓人眼花撩亂。例如明末的利瑪竇、現代的郭沂、秋風等主張儒學是人文教，並非宗教。而近代康有為、任繼愈、李申、牟宗三等認為儒學是宗教，但所持的理由各有不同。調和論者認為儒學同時兼有人文與宗教這兩種特色，很難化約為宗教、或化約為人文。蔡仁厚就說：

在儒家，是將祭祀納於「禮」的範疇之中。這固然是「攝宗教於人文」的表示，但反過來說，「禮」之中既然包含「祭禮」，就表示儒家之「禮」，不只是倫理的、道德的，同時也是宗教的。倫理、道德，統於「人文」與「宗教」也通而為一。這就是儒家的基本性格。<sup>1</sup>

林安梧謂：

---

<sup>1</sup> 蔡仁厚：《孔子的生命境界：儒學的反思與開展》（臺北：學生，1998年），頁15。



儒教的「宗教性」與其「人文精神」是合在一塊兒的。<sup>2</sup>

兩人皆為牟門弟子，承認儒家具有宗教性，但兼具人文的特質，那麼我們究竟應該如何認定儒學的屬性？不同的屬性認定，對儒學會產生甚樣的影響？本文將依宗教與人文二面向，先展開研究。而牟宗三先生將儒家直接定位在宗教，其所持的理由為何？本文一併探討。

## 二、儒家的人文精神

何謂人文精神？根據唐君毅的說法：

我們所謂人文的思想，即指對於人性、人倫、人道、人格、人之文化及其歷史之存在與其價值，願意全幅加以肯定尊重，不有意加以忽畧，更決不加以抹殺曲解。<sup>3</sup>

綜上述對人文的談述，人文就是將關注的焦點放在人身上，人是所有活動的主體，關懷現實人生上的種種活動。物理科學對象是自然並非人，所以是非人文；宗教以神為主，是超人文。儒

<sup>2</sup> 林安梧：《儒學與中國傳統社會之哲學省察》（臺北：幼獅，1996年），頁225。

<sup>3</sup> 唐君毅：《唐君毅全集一卷六·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臺北：學生書局，1991年），頁10。



學的內容是屬於人文的，它是以人為中心而開展出來的，詳述如下。

### (一) 儒學重視現世人生

學界將孔子劃歸為人文教，主要是孔子重視現世的人生，他的理想是要在春秋亂世中重建社會秩序，實現理想的大同社會；他希望社會「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sup>4</sup>所以為政就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會的分子，各守其位。而且孔子教導他的弟子們要成為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sup>5</sup>」以文行忠信教導弟子，使弟子成為社會有用的人才且為人正直。孔子重視的是，人在家庭與社會中，如何善盡人倫之道，以締造社會整體的和諧與幸福。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sup>6</sup>

孔子認為事君、事父兄等人倫之道才是最重要的事，但這並不否定鬼神的存在，也不否定鬼神的重要性。而是說明人與鬼神

<sup>4</sup> 《論語》公冶長篇。朱熹：《四書集注》（臺北：漢京，1987年），頁82。

<sup>5</sup> 《論語》述而篇。朱熹：《四書集注》，頁94。

<sup>6</sup> 《論語》先進篇。朱熹：《四書集注》，頁125。



孰為重要的先後順序，孔子認為人的重要性當優先於鬼神，至於事鬼祭祀之事其次，人決不能重視鬼神過於還活著的人。唐君毅謂：

依儒家之教，人亦決不能重視鬼神過於生人。此一則因唯有生人，乃吾人精神可直接與相感通者，吾人之情必當先及於生人，乃能及於鬼神。此先後秩序之不可亂，即注定吾人之重事人當重於事鬼神；故孔子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sup>7</sup>

孔子的意思是懂得事奉人才能如何懂得事奉鬼神，因為祭祀鬼神之禮儀都是從依據人生前的需求而設立的。接著子路問有關死亡的事，孔子認為人連如何正確的生活都迷迷糊糊的，所以能夠「朝聞道，夕死可矣」<sup>8</sup>就很不錯了，不要放著眼前的事不管，卻去關心死後虛無飄渺的世界，這就輕重倒置了。人最重要的是，努力認真的活在當下，做一個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地，問心無愧、頂天立地的君子，這樣就可以死而無憾了。所以孔子對鬼神以及生死問題是存而不論的。《論語》記載：「子不語怪，力，

<sup>7</sup> 唐君毅：《唐君毅全集卷四——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臺北：學生書局，1991年），頁 454。

<sup>8</sup> 《論語》里仁篇。朱熹：《四書集注》，頁 71。



亂，神」<sup>9</sup>，有一次樊遲問知（智），孔子回答：

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sup>10</sup>

蔣伯潛謂：「做人所當做之事，雖敬重鬼神而不迷信之也，能如此可謂智了。」敬重鬼神，其實就表示鬼神是存在的，設若鬼神不存在，就不需敬重了。正因為大家很重視祭祀鬼神之事，不免不流於迷信，而廢了人事；就像目前有一些狂熱的宗教徒，熱心於宗教奉獻，卻疏忽了家庭、職業工作的責任。所以孔子希望矯正過度迷信的態度，卻不是排斥宗教信仰的無神論者。吳文璋說：「孔子反對淫祀」<sup>11</sup>，徐復觀謂：

般人將現實人生的事務寄望於鬼神，孔子將現實人生的事務歸之於己操之在我，把個人的地位從信仰鬼神的心理狀態中提升起來，以加強個人的責任或義務。<sup>12</sup>

孔子希望人能遠離對鬼神的依賴，而著眼於人生的責任義務，做所當做之事。將重心從祈福釀災的宗教祭祀轉移到人事的

<sup>9</sup> 《論語》述而篇。朱熹：《四書集注》，頁 98。

<sup>10</sup> 《論語》雍也篇。朱熹：《四書集注》，頁 89。

<sup>11</sup> 吳文璋：《巫師傳統和儒家的深層結構》（高雄：復文，2001 年），頁 128。

<sup>12</sup> 楊慧傑：《天人關係論》（臺北：水牛，1994 年），頁 54。



努力，這就是其人文的精神。

## (二)儒學是人文教化

如前所述，「子不語怪、力、亂、神」，「子罕言利與命與仁」<sup>13</sup> 孔子所言皆是人倫教化之事，所授為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六藝之學。故孔子教學的重點放在現世人生，著重人倫道德的教導，以及文化的傳承，其自謂：「述而不作」，以文化傳承者自居。而一般我們所謂宗教，均會談論鬼神之事，以及上帝如何創造世界等這些超乎科學經驗之事，這屬於超人文之層次，唐君毅定義「超人文」：

我所謂「超人文的思想」，是指對人以上的，一般經驗理解所不及的超越存在，如天道、神靈、仙佛、上帝、天使之思想。<sup>14</sup>

雖然從孔子所教導的內容而言，是五倫之道，均屬人文範疇，而不涉及超人文，不語怪、力、亂、神、運命、天命等經驗所無法測知之事。所以我們從孔子一生的教化來看，他有教無

<sup>13</sup> 《論語》子罕篇。朱熹：《四書集注》，頁 109。

<sup>14</sup> 唐君毅：《唐君毅全集卷六—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臺北：學生書局，1991 年），頁 9。



類、誨人不倦，具備宗教家的修為與傳道情懷。我們可以說他將超人文的宗教轉化為人文教化。再說，孔子罕言利、命、仁，性與天道、不代表他不相信，也有可能天道玄秘深不可測。《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sup>15</sup> 天道奧秘，不是一般人能全部理解的，不說不代表不相信，下文將詳細論述孔子的宗教信仰。

### 三、儒家的宗教信仰

宗教要素如下：

1. 信仰超自然的力量<sup>16</sup>。宗教相信有上帝、鬼神。佛教雖無上帝說，但相信三世因果、六道輪迴、極樂世界，此皆超乎經驗自然之信仰。

2. 完整的創世論述。說明生命的起源，上帝的論述。基督宗教有上帝以他的形象造人。佛教的唯識學說明萬法唯識所現。

<sup>15</sup> 《中庸》第二十六章。朱熹：《四書集注》，頁 34。

<sup>16</sup> 張志剛：《宗教學是什麼》（北京：北京大學，2002 年）。頁 22。原文：「首要的是信仰，即相信宇宙或世界的主宰是神靈。」



3.完整的生死論述並相信生命並非一世。基督教說明人死後，由上帝審判，依據人在世的行為決定上天堂或下地獄。人依據在世的行為決定上天堂或下地獄。佛教對生命的流轉有十二因緣說，人死後由其業力牽引決定往生去處。

4.宗教精神。由宗教信仰所引發的精神，會產生比對自己的生存、利害更為關心的熱情，人用全部的精神、熱情去追求。

以上這四要素，儒家明顯具備了第 1 點的信仰超自然的力量，以及第 4 點的宗教情操。關於第 2 點晚後宋明理學家以太極對世界起源的說明，第 3 點明代有「良知了生死」思潮的產生，當時也很大的迴響。然就《論語》的文獻來看，以第 1、4 點最為顯明，探討如下。

### (一) 鬼神的信仰

《中庸》記載孔子說鬼神雖然看不見、聽不到、非經驗世界所能知覺，但它是無所不在的，所以祭祀時，要齊明盛服恭敬的祭祀，感覺它就在你的左右，見下文：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sup>17</sup>

遠在二千多年前未有科學的時代，要先人全然持無神論者，應該是少之又少。而且儒家很重視祭祀，若要說其祭祀只有純粹的人文意義，卻無宗教的信仰，實難以置信。殷人尚鬼，殷商時期鬼神祭祀乃國之大事，到了周朝亦然，只是漸趨於理性的人文化而已，並非全然不信鬼神。李申謂孔子雖說敬鬼神而遠之，但這不意謂孔子不信鬼神，只是宗教的態度有了轉變，不再事事聽命於鬼神，人也要為自身的行為道德負責任，見下文：

在《論語》中，我們可以讀到孔子“敬鬼神而遠之”的記述，讀到孔子對有病禱神的消極態度。這類事例……僅說明孔子時代傳統的宗教觀念發生了某種變化，而這種變化則是隨著時代的進步不斷發生的。當時的先進人物，包括孔子，已不

<sup>17</sup> 《中庸》第十六章。朱熹：《四書集注》，頁 25。



再像以前那樣，至少不再像商代的人們那樣，事事都要請教、聽命於鬼神，並不能說明孔子根本不信鬼神。<sup>18</sup>

## (二) 祭祀所呈現的宗教信仰

有一次孔子批評衛靈公治國無道，季康子問既是無道，何以衛國沒亡？孔子說衛國在外交、祭祀、軍事三方面治理得很好，有這三強項，所以雖然衛靈公無道，還不至於亡國。原文：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sup>19</sup>

此處孔子將掌管祭祀的治宗廟與外交的治賓客、及國防戰事的治軍旅，同等視為穩住衛國的要素，可見孔子認為祭祀與國祚仍有密切關係，可以得到上天的護佑。如果孔子不相信有鬼神，孔子也不會說：「非其鬼而祭之，諂也」<sup>20</sup>。「非其鬼」，朱子謂：「非其所當祭之鬼」<sup>21</sup>所謂不該祭祀的鬼就是「不是自己祖先的

<sup>18</sup> 李申：〈關於儒教的幾個問題〉，任繼愈主編，《儒教問題爭論集》（北京：宗教文化，2000年），頁 336-337。

<sup>19</sup> 《論語》憲問篇。朱熹：《四書集注》，頁 154。

<sup>20</sup> 《論語》為政篇。朱熹：《四書集注》，頁 60。

<sup>21</sup> 朱熹：《四書集注》（臺北：漢京，1987年），頁 60。



鬼」<sup>22</sup>。孔子說去祭拜別人家的祖先，無疑是存著諂媚之心，希冀鬼神賜福保佑，依此推知孔子應是相信有鬼神的。

儒家非常重視祭祀，祭天地、祭祖先、祭鬼神。孔子第一次參與祭祀時「入大廟，每事問」<sup>23</sup>非常慎重，不敢大意。而且每次祭祀時，定親自參加。例如現代人祭拜祖先，很多人因忙碌，就請寺廟代理，或者由其他家人代理。孔子認為不親自祭祀，就等於沒有祭祀，所以祭祀的深層含義，當是與鬼神感通，祭祀時感覺鬼神就在眼前，原文：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sup>24</sup>

設若鬼神不存在，怎能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實感呢？釋慧開法師認為孔子的祭祀，就是肯定鬼神的存在，絕非只是公式化地行禮如儀，虛應故事，見下文：

孔子對於祖先以及天地神祇，其實是懷抱著一種道德實踐上的誠敬與至善之感情與態度，而祭祀就是這種認知與觀點的具體表現。<sup>25</sup>

<sup>22</sup> 蔣伯潛：《廣解四書》，頁 24。

<sup>23</sup> 《論語》八佾篇。朱熹：《四書集注》，頁 65。

<sup>24</sup> 《論語》八佾篇。朱熹：《四書集注》，頁 64。



「祭如在」絕非只是單純地假設好像有鬼神存在，而公式化地行禮如儀，虛應故事罷了，而是專心虔敬地「念茲在茲」。

26

又《論語》記載：「子之所慎：齊，戰，疾」<sup>27</sup>。皇侃疏：

人心有欲，散漫不齊，故將接神，先自寧靜，變食遷坐，以自齊潔也。時人漫神，故於齋不慎，而孔子慎之也。<sup>28</sup>

朱子注：

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sup>29</sup>

孔子祭祀時要齋戒，根據毛子水的研究<sup>30</sup>，齋就是沐浴更衣，穿上明衣；同時要改變飲食，不飲酒，不食辛菜；起居另換寢卧之室。<sup>31</sup> 為了祭祀如此煞費周章，這說明如果沒有鬼神，

<sup>25</sup> 釋慧開，《儒佛生死學與哲學論文集》（臺北：洪葉文化，2004年），頁43。

<sup>26</sup> 釋慧開，《儒佛生死學與哲學論文集》（臺北：洪葉文化，2004年），頁44-45。

<sup>27</sup> 《論語》述而篇。朱熹：《四書集注》，頁96。

<sup>28</sup> 何晏集解、皇侃疏：《論語集解義疏》（一）（臺灣：商務，1966年）頁90。

<sup>29</sup> 朱熹：《四書集注》，頁96。

<sup>30</sup> 毛子水：《論語今註今譯》（重慶：重慶出版社，2011年），頁161。

<sup>31</sup> 《論語》鄉黨篇：「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那麼齋戒有何意義？齋戒的目的，一來是以清淨身心面對神明，這是對神明的恭敬，二來靜心專注。如此方能與神明感通，若誠意不足，神明是不會來享用祭食的。從先賢之注中，實已設定鬼神是存在的，所以祭祀時自然極為慎重，孔子曰：「祭思敬」<sup>32</sup>。因為通過祭祀，人可以與天、鬼神交感；唐君毅謂：「說中國人之祭天地祖宗之禮中，莫有一宗教性的超越感情，是不能說的」

33

### (三) 天與運命的宗教信仰

儒家是由承繼商周文化而來，殷尚鬼周尚文本是特色，孔子自然承繼先人的信仰，而自覺內化為道德心靈。所以孔子敬祖先神靈，信仰上天，這也是也自然的事情。唐君毅說：「且孔孟明明常言天道，若謂其言天道純是一種新創之哲學概念，而與原始宗教信仰為二，……非所以尊孔孟之道」<sup>34</sup>孔子秉承傳統信仰，天是道德的，天地一仁而已。天既是仁的道德實體，那麼天當有道德情感，有道德情感就會福善禍淫，《易經·坤卦·文言》：「積

<sup>32</sup> 《論語》子張篇。朱熹：《四書集注》，頁 188。

<sup>33</sup> 唐君毅：〈中國文化中之倫理道德與宗教精神〉，參見《說中華民族花果飄零》附錄〈中國文化與世界〉第五。（台北：三民，2006 年）

<sup>34</sup> 唐君毅：《唐君毅全集卷九—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補編上》（臺北：學生書局，1991 年），頁 158。



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天福善禍淫，也是命運的主宰。這是中國數千年來對天的信仰。《中庸》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大德者必受命。」<sup>35</sup>。雖然現實世界不盡然如此，孔子、顏淵均是有德而無位，孔子一生不得志，顏淵英年早逝，但這並沒有動搖孔子對天的信仰。就像基督徒，生命也常遭遇挫折困頓，然基督徒均視為這是上帝的試煉。其實不管何種宗教，一個具有真正宗教情操的信徒，均不會因生命的困頓而改變信仰情操。想孔子當亦如是，面對遭遇的顛沛流離，他說：「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sup>36</sup>，唐君毅就認為：「孔子言『知我者其天乎』，亦可涵視天為一有知之人格神之意」<sup>37</sup> 李炳南謂：

孔子行道，而道不行，晚年喪子，最得意的弟子顏淵也早死，皆是怨天之事，但孔子知道天命，所以不怨天。<sup>38</sup>

李炳南提到孔子「知天命」，此天命指天所賦予人生之運命，天是命運的主宰，《論語》記載司馬牛嘆：「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sup>35</sup> 《中庸》第十七章。朱熹：《四書集注》，頁 26。

<sup>36</sup> 《論語》憲問篇。朱熹：《四書集注》，頁 157。

<sup>37</sup> 唐君毅：《唐君毅全集卷十四—原道篇一》，（臺北：學生書局，1991 年），頁 133。

<sup>38</sup> 李炳南：《論語講要》，頁 288。



子夏寬慰他：「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人生的富貴貧賤、壽夭皆是天註定，運命的思想在那個時代應該是普遍存在的。而孔子才德兼備，周遊列國為一展鴻圖，卻始終不見用，所以相信人生有命限，他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唯有知命，才會安命，才能樂天知命。孔子相信天就是命運主宰者。所以天是人格神。見下文：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sup>39</sup>

顏淵學養德行最為孔子稱賞，堪為孔子的繼承人，如今這唯一被孔子認可的門生竟然早逝，讓孔子既傷心又絕望，直嘆：「天要亡我耶！」設若孔子心中沒有天，就不會如此呼喊。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40

孔子一行人經過匡地時，被匡人誤認是陽虎，而予以圍禁，情勢險惡，然孔子卻有一份從容的自信他命不該絕，因為他要傳

<sup>39</sup> 《論語》先進篇。朱熹：《四書集注》，頁 104。

<sup>40</sup> 《論語》子罕篇。朱熹：《四書集注》，頁 110。



承文化道統，設若他死，那麼文化道統將絕。由此可見，孔子感知自己有傳承文化道統的使命在身，必得上天護佑。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宋國時，孔子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孔子等人迅即離開，弟子們十分焦急，孔子卻很篤定。<sup>41</sup>他自知己秉天之德，有天命在身，應不至於讓桓魋得逞，他說：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sup>42</sup>

面對這幾起危難事件，孔子自認為所行皆正道，又身負文化傳承之責任，當蒙上天護佑，深信定可轉危為安。天就是人的命運主宰，依據人的善惡，行賞善罰惡，見下文：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sup>43</sup>

(集解)：「孔安國等以為南子者衛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惑

<sup>41</sup> 《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參見（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1993年），頁 752。

<sup>42</sup> 《論語》述而篇。朱熹：《四書集注》，頁 98。

<sup>43</sup> 《論語》雍也篇。朱熹：《四書集注》，頁 91。



之」<sup>44</sup> 孔子為何要去見南子這樣淫亂的女人？已無法考，但這件事讓子路非常生氣，師生發生口角衝突，孔子在百口莫辯之下，指天發誓，如若他有任何不純正之動機，「天厭之」，重則願受天打雷劈，輕則不再受上天護佑。這隱喻著孔子相信若行不義之事，必遭上天厭棄。

孔子既然相信上天會賞善罰惡，所以孔子也像所有宗教徒一樣，謹慎檢點自我言行，不敢稍有逾馳，他說：「獲罪於天，無所禱也」<sup>45</sup> 君子有三畏，其一：「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sup>46</sup> 李炳南注「畏天命」：

天命：古注當善惡報應講。<sup>47</sup>

李炳南集董仲舒、何宴、皇侃、劉寶楠這幾家對天命的看法，一致認為上天是根據人的善惡作為而給予吉凶禍福，有人格神之意味。但現實中總有一些讓人質疑之處，上天若能福善禍淫，怎會好人不長命，禍害遺千年？本文以為這當中有對上天篤志不移的信仰。基督宗教相信上帝是生命主宰，可是如何解釋基督徒被

<sup>44</sup> 清·程樹德：《論語集釋》上冊，（臺北：鼎文，1973年），頁367。

<sup>45</sup> 《論語》八佾篇。朱熹：《四書集注》，頁65。

<sup>46</sup> 《論語》季氏篇。朱熹：《四書集注》，頁172。

<sup>47</sup> 李炳南：《論語講要》，頁327。



害受難長達數百年？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  
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sup>48</sup>

基督徒認為生命種種磨難都是神的安排，自有神的更深意旨在其中，非人力所能理解，故人當服從上帝的安排，凡事盼望、凡是相信、凡事忍耐。遇到諸磨難都要忍耐，安然受之，但心中有著對未來的期盼，相信上帝必會給予最好安排，把個人生命交給上帝，這實與孔子的樂天知命、孟子「修身俟命」精神相合。

凡宗教都相信上天是福善禍淫的，但所謂的吉凶不是用人的眼光去看，而是以神的眼光來看，相信上天有更合適的安排。所以人即使境遇艱難亦坦然接受此一命運安排，儒家亦如是，先秦上自孔孟是例、下有宋·文天祥、明·史可法等比比皆具有這樣的宗教情操，儒者斷不因自身的窮蹇而怨天尤人，而懷疑上天之存在。文天祥〈正氣歌〉在準備為國殉死之際，哀嘆：「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 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文天祥哀告問天，就如唐君毅所言：「中國儒者之此類之教及氣節之士之心志

<sup>48</sup> 《聖經—新舊約全書》傳道書三章 11 節。(香港：聖經公會，1984 年)，頁 797。



與行為，有豈無一宗教性之信仰之存在？而中國儒者之言氣節，可以從容就義為最高理想，此乃自覺的捨生取義，此中如無對義之絕對的信仰，又如何可能？」<sup>49</sup>徐復觀謂宗教是長期的發展，不可能在一時之間完全消失，他說：

宗教是任何民族長久的生活傳統，決不容易完全歸於消失。……春秋時代以禮為中心的人文精神的發展，並非將宗教完全取消，而係將宗教也加以人文化，使其成為人文化地宗教。<sup>50</sup>

徐復觀同時在〈向孔子的思想性格回歸〉上說：「一切民族的文化，都從宗教開始，都從天道天命開始；但中國文化的特色，是從天道天命一步一步的向下落，落在具體的人的生命、行為之上。」天原有人格神之意味，到西周末漸淡薄，但人格神並非就此消失，而是宗教人文化，宗教以人文的方式呈現。

同樣的，牟宗三先生也說：「孔子所說的天比較含有宗教上

<sup>49</sup> 唐君毅：〈中國文化中之倫理道德與宗教精神〉，參見《說中華民族花果飄零》附錄〈中國文化與世界〉第五。（台北：三民，2006年）。

<sup>50</sup>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 先秦篇》（臺北：商務，2003年），頁51。



『人格神』(Personal God)的意味」。<sup>51</sup>

所以在春秋孔子時代，宗教信仰並沒有消失，但是儒家並未發展出西方基督教式的宗教，它不談來世，無西方的神啟，也無關於上帝(天)的客觀論述。但牟宗三先生還是肯定儒家還是具備了宗教的實質，他說：「故儒教，在中國雖未成為宗教，然卻實為『宗教的』」<sup>52</sup>牟先生認為吾人可以不採用西方對宗教的定義，所謂宗教就是「有宗有教。宗是其歸宿，教是其軌道」<sup>53</sup>「依宗起教，以教定宗」<sup>54</sup>那麼儒家可以是宗教，牟先生云：「宗教的責任有二：第一，它須盡日常生活軌道的責任」<sup>55</sup>儒家在日常生活中的五倫與五禮，都是聖人所立之教「第二，宗教能啟發人的精神向上之機」<sup>56</sup>，儒家的存天理、去人欲，都是將人從自然動物的層次，提升到仁德的聖人境界；從宗教的教化之功能來看，儒家也可說是宗教，但不同於西方的宗教。

<sup>51</sup>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台北：學生書局，1975年)，頁34。

<sup>52</sup> 牟宗三：《生命的學問》(台北：三民，1976年)，頁108。

<sup>53</sup> 牟宗三：《生命的學問》，頁108。

<sup>54</sup> 牟宗三：《生命的學問》，頁72。

<sup>55</sup>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頁89。

<sup>56</sup>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頁91。



#### (四)宗教的人文化

如同林安梧所言：「中國文化傳統所謂的『宗教性』」離不開『人文精神』」。<sup>57</sup>儒家的上天、鬼神之信仰都已經轉化為以人為主體的人文化之宗教，而這種人文化之宗教有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特色。

##### 1.宗教的人文化——民意即天意，以德配天

宗教的主體是神、佛菩薩，以神誠、佛律為處世準則；以現世為過渡，來生才是永恆的歸處。而人文是以人為主體，以現世生活的安頓為重心。儒家的宗教人文化，是將神的主體與人的主體合一，「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sup>58</sup> 對統治者而言，窺測天意不需藉助巫祝靈媒，天就是仁的大化流行之體，上天愛天下蒼生，故從百姓的生命需求，就可知曉天意所向。故人間的帝王必須要能施行德政，順應民心，才能持續擁有天命。所謂「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領導者如能做到愛護百姓就會得到上天的護佑。所以祭祀固然重要，人為的敬德持守也有同等的重要性。這

<sup>57</sup> 林安梧：《儒學與中國傳統社會之哲學省察》（臺北：幼獅，1996年），頁230。

<sup>58</sup> 《孟子》萬章篇上。朱熹：《四書集注》，頁308。



就是徐復觀所說的：「神的人文化，即表現為對人文的道德的憑依」<sup>59</sup>重心由宗教祭祀移轉到人事的努力，上天乃依據個人的行善行惡而福善禍淫。《論語》記載：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sup>60</sup>

蔡仁厚謂只要平行事合乎正道，與禱於神明無二。他說：

孔子自問平生行事，仰不愧，俯不忤，「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朱注語），尚何事於禱求？……「平日生活的誠謹不苟」，即是卜，即是禱，固無須臨病而禱求於鬼神也。<sup>61</sup>

平日修身正行，神明自會護佑，所以個人的道德實踐比祭祀祈禱更會受到上天的祝福。但這也不意謂祭祀祈禱不重要，否則孔子也不會在祭祀的時候，定要躬親祭祀，「吾不與祭，如不祭」、「祭思敬」，「祭神如神在」，還要特別齋戒沐浴。祭祀是必要的，但祭祀要以德配天，若無德無道，神明是不饗的。所以人的禍福決定於自身的道德實踐，神明以此定禍福吉凶。牟宗三先生謂儒

<sup>59</sup>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 先秦篇》（臺北：商務，2003年），頁54。

<sup>60</sup> 《論語》：述而篇。朱熹，《四書集注》，頁101。

<sup>61</sup> 蔡仁厚，《孔孟荀哲學》（臺北：學生，1984年），頁135-136。



家的重點落在人「如何」體現天道上。<sup>62</sup>這就是宗教的人文化。

## 2. 宗教人文化二—祭祀也是一種人文教化

曾子謂：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sup>63</sup>

蔣伯潛謂：「慎終，說父母的喪事，須辦得謹慎。追遠，指祭祀祖先，雖時久遠，必須追祭，示不忘本也。喪葬祭祀，無非示民不忘本，故能易澆薄之風俗，使民族道德歸於厚道」<sup>64</sup> 陳詠明謂：「儒家的祭祀、喪禮等，主要在它的教民化俗目的」<sup>65</sup> 後人認為儒家祭祀的意義已經人文化了，沒錯，鼓勵慎終追遠，可助民心轉向厚道，祭祀有人文上的價值，但這不意謂完全沒有宗教的意義，設若只有人文而無宗教意義，就會如墨子所譏的，不信鬼神而隆喪祭之禮，是由無魚而下網。<sup>66</sup> 慎終追遠做為人文教化，主要的是，透過祭祀祖先，培養人民飲水思源、感恩圖報的心，意義在「報本返始」，然若祖先神靈已經不存，這樣的祭

<sup>62</sup>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台北：學生，1975年），頁96。

<sup>63</sup> 《論語》學而篇。朱熹：《四書集注》，頁50。

<sup>64</sup> 蔣伯潛：《廣解四書》（臺灣：東華，1986），頁7。

<sup>65</sup> 陳詠明：《儒學與中國宗教傳統》（臺北：商務，2004年），頁384。

<sup>66</sup> （清）孫詒讓：《墨子閒詁·公道篇第四十八》（北京：中華，2001年），頁457。



祀活動就難以推展。

### 3. 宗教人文化三一天人合德

從個體生命而言，人人皆具仁義禮知四端之心，此良知本體就是上天放在人身上的道德實體，於是天是一超越道德實體，而人的良知是一內在的道德實體，道德律是既超越又內在的，行為準則不需倚賴神誠、佛律，人人只要「求放心」「致良知」即可，此即孟子所言：「盡心、知性以知天」。以上所述就是天人合一，或天人合德的思想。也因此唐君毅謂從孟子的「盡心知性以知天」到宋明儒的「存天理、去人欲」，「其中涵有一宗教性」<sup>67</sup>。儒家人文的道德實踐，也是一個下學上達的宗教歷程。

生活中之「嗜欲」，天生的「氣質」中之駁雜成份，與真志相混之「意氣」，與真知相雜之「意見」，層層剝落，然後能見到。而此真心真性，亦天心天理之直接呈露。…孟子有盡心知性則知天之言，中庸易傳亦同有天人合德思想，而由人文以通超人文境界。<sup>68</sup>

<sup>67</sup> 唐君毅：《唐君毅全集》卷六〈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臺北：學生），頁 26。

<sup>68</sup> 唐君毅：《唐君毅全集》卷六〈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頁 27。



透過「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天理、去人欲」，這是一條從人的世界通往天道的工夫歷程，透過這樣的修練工夫達天人合德。這條工夫之路是異常艱辛的，常要面臨天人交戰的掙扎困鬥，而通常人的本能，是希望過著縱情遂欲的生活，所以若無對人格神上天之信仰，人很容易屈服於原始欲望。天理能戰勝人欲，這當中還需靠著對上天的敬畏之情，深恐做了違反天理之事，將受到上天的譴責，方能制止人欲的萬馬奔騰。儒家的道德實踐實涵宗教的精神，李申謂宋儒的主敬工夫，涵著敬畏天地的宗教心情，原文：

宋以後儒者用於修飭自己的“主敬”原則，絕不僅是一種道德心態，而首先是一種宗教心態。敬，就是敬畏上帝。<sup>69</sup>

其實，不只是宋儒的敬天才有宗教心態，周的敬德思想就是一種宗教與道德合一的心態，孔子對天亦是心存敬畏，他說：「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畏天命」，他也說如果他去見南子，若動機不正，則「天厭之」，願受天譴。道德的實踐若全憑人自身的道德感，其力量是有限的，強大的道德力量中實隱含著「人在做，天在看」。故儒家的道德實踐工夫雖屬人文，但其最終的支撐是

<sup>69</sup> 李申：〈關於儒教的幾個問題〉，任繼愈編，《儒教問題爭論集》，頁 339。



宗教的敬天、畏天之心情。

#### 4. 宗教人文化—儒家的生死之道

至於宗教關心來世的永生、或生命的解脫。對儒者而言，活在當下是最重要的，對於渺不可測的生前死後事不需知道。只要努力用心在現世行正道，就不需憂慮死後會如何？活著時能俯仰無愧於天地，就可以安然死去。《禮記·檀弓》〈曾子易簣〉記載曾子病危時得知自己睡在季康子所賜之華麗的蓆子，便命人換回原來舊席，然後就死了，這則說明曾子在臨終時刻，仍不忘守正道 寧守禮而死。王陽明病篤，門人周積侍疾，問遺言，陽明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而逝。這說明儒者以行正道來面對生死問題，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sup>70</sup>即是此意。畢竟不同宗教對生死都有各自不同的論述，這都超乎經驗之上，難有定論，所以孔子對生死問題存而不論，相信行正道就是處理生死最好的方法。而各宗教雖說對生死議題有各自不同的論述，然對生命的處理態度卻殊途同歸，都是生前要行正道。所有宗教一致認為不行正道者會下地獄或墮惡道，而行正道者或上天堂得永生、或被世人奉祀為神明。所以原始儒家雖無生死議題論述，然

<sup>70</sup> 朱子《四書集注》頁 71：「道者，事物當然之理」。



其生命態度卻與各宗教無二，儒家的道與基督教的神誠、佛教的人天道，其精神是相吻合的。故儒家雖無一般宗教的生死論述，而其生命卻與宗教徒一般，有宗教的情操；比如宗教要求人要節制欲望，儒學的「克己復禮」、「存天理、去人欲」這種工夫修行相當於佛教的持戒，「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sup>71</sup>，「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這樣的生命態度堪可作為宗教徒的生活典範。唐君毅謂：

儒家精神，亦有與一切人類高級宗教共同之點，此共同點及其宗教性。故過去曾有儒釋道三教之稱，而今後之儒家思想，亦將不只以哲學理論姿態出現，而仍可成為儒者之教。此儒者之教與一切宗教之共同點，即他是重視人生存在自己之求得一確定的安身立命之地的。<sup>72</sup>

是故原始儒家縱然不做生死論述，然其生命態度之謹嚴，與宗教徒無二。而孔子所立的處世之道，雖屬現世生活範疇，卻與同所有宗教一般，可給與安身立命之道；其經典的真理具有普世價值，在時間的縱軸上，亦可道貫古今，具有永世不朽之價值。

<sup>71</sup> 《論語》里仁篇。朱熹：《四書集注》頁 70。

<sup>72</sup> 唐君毅：《唐君毅全集卷六一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臺北：學生書局，1991 年）頁 365。



#### 四、儒學的未來走向

因為儒學重視現世人生，其所關懷的是統治者的內聖成德，以便治國平天下，實施禮樂教化，建立安和樂利的大同社會是其終極理想，從這方面來看，儒家是人文主義。然而儒學的道德修養工夫與宗教修練無二，且儒家重祭祀，顯現對天、祖先、鬼神的高度宗教信仰；又「天命之謂性」，天道下貫為人之性德，儒家的天既是人的道德形上根源也是生養萬物的根源，這個天是宗教的天；所以儒家的人文主義亦抹上濃厚的宗教色彩。因此歷來有人將儒家劃歸為人文教化或劃歸為宗教，都言之有據，這說明儒學的性格可往哲學、人文教化發展，也可往宗教發展；在這二選項中，究竟儒學未來要往哪方向發展呢？過去儒學不存在這樣的困擾，因為儒學的發展有官方的推展與支持，其官方的教育組織，有中央的國學及地方的州學、府學、縣學，設學官教授儒家經典四書五經，學堂供奉孔子牌位，孔子儼然是教主，其規模絕不亞於宗教組織，所以不少學者認為宋明以後的儒學已發展為宗教，「儒教成為完整形態的宗教，應當從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我稱之為儒教」<sup>73</sup> 任繼愈說：

<sup>73</sup> 董偉：《天人之際：任繼愈學術思想精粹》（北京：人民日報，2010年），頁137。



有中央的國學及地方的州學、府學、縣學，宋明理學體系的建立，也就是中國的儒教的完成，它中間經過了漫長的過程。儒教的教主是孔子，其教義和崇奉的物件為“天地君親師”，其宗教組織即中央的國學及地方的州學、府學、縣學，學官即儒教的專職神職人員。<sup>74</sup>

但是這種由官方所支撐出來具有類似宗教組織的儒教，如今已崩毀。現今儒學已失去官方的護持，依任繼愈的定義，那麼這個可稱為儒教的宗教組織已經解體，不再是宗教。如今儒學只是學院中研究中國哲學的其中一學派而已。

儒學今後何去何從？它是否能獨立為一宗教呢？還是知識殿堂中的哲學？還有沒有其他的可能？

首先，儒學有無可能獨立為一宗教？比如晚近，香港企業家湯恩佳就將儒學奉為宗教，而印尼華人更設立孔教，供奉孔子，宣揚孔子教義，而且還有教會般的組織，要求信眾行忠孝仁義、誠信等孔子教訓，自成為一宗教，我們亦樂觀其成。

<sup>74</sup> 任繼愈：〈儒家與儒教〉，《儒教問題爭論集》（北京：宗教文化，2000年），頁30-31



按照儒家的鬼神信仰，周文王、周武王、歷代祖先等均可為祭祀的對象，那麼以孔子生前德行之昭著，堪為眾人景仰典範，死後其神靈亦自當可列為祭祀的對象，孔廟之由來不就是如此？然祭孔原先有著願聖人香火不絕、在天之靈得饗後人奉祀的宗教意義，也有緬懷先哲精神之人文意義，此宗教與人文精神實為珍貴。可惜如今在臺灣一年一祭的祭孔大典有些縣市已經取消了，而仍保留祭孔的縣市，多半將其視為傳統的民俗文化活動，孔廟的定位不明，聖哲的精神淹沒不彰，實讓人憂心。

臺灣儒教的危機重重！其一，有孔廟、有聖哲經典、有研究儒學的專職人員，看似不成問題。但是孔廟的維護管理，人員及經費均來自官方；研究儒學者分散於各體制的學院，並無嚴密組織；而孔廟除了奉祀孔子及歷代儒者的神牌位外，並未見有任何儒教經典的收藏及教義的宏揚。故就目前情況，要自成為一宗教團體實有困難。

其二，按照傳統民間信仰，人民可以接受孔子是神明，但要成為百姓膜拜的神明，恐怕大不易，因為民間神明都要負責庇祐民眾的生活。但生活的問題如愛情、婚姻、求子、疾病、事業已有福德正神、媽祖、關公、城隍爺、三山國王等等眾神明職司



了，考運也有文昌帝君與眾神明執掌。要成為民間的神明就要滿足人民的祈求願望，有求必應，但孔子本身就不贊成以功利交換的心態去祭祀鬼神，故此不符孔子之性格。人若不行聖人之道，而一味祈求者，相信孔子在天之靈亦不應允。故若以目前的民間宗教心態，要孔教成為宗教，實為不妥，而且也失去成一宗教的意義。

但重振儒教，也不是不可能。作為宗教的儒教，在傳教上若能擺除信眾與神明做利益交換的功利心態，並教育民眾，以改過遷善、己立立人為本旨，再虔心祝禱，方能得上天或孔夫子的庇佑。所以儒學若要振興，必先行教化之事，而此教化就不只是在孔廟設立書法、古詩詞欣賞、國樂、中醫等傳統文化課程，更重要的要宣揚儒家的聖賢教訓，平日講習經典，並一年舉辦數次隆重的儒家學術研討會，可利用大成殿或奉祀儒哲的廂房空間，在聖哲神靈之前舉辦，使孔廟成為道德宗教的心靈重鎮；並且孔廟應典藏儒家經典文獻，讓孔廟成為儒教的文化寶庫，而不只是緬懷傳統建築的一古蹟而已。至於有人建議儒學要復興，必須有更完足創世的神論，及對生死問題有進一步論述，本文以為這種論述不必勉強，否則變成人造神了。就讓儒家成為別具一幟人文宗教。



## 五、結論

傳統儒者普遍都有「天、地、君、親、師」的宗教祭祀，透過祭祀可與神明接通，然儒者認為僅是祭祀祈福是不足的，修德以致福才是最本質的祭祀，人的德行決定上天福佑多寡，這種宗教的主體是人，不是神，這種宗教信仰屬於人文宗教。

雖然儒家對天地鬼神、生前死後沒有詳細的宗教論述，可是其教化「仁」、「忠孝」、「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克己復禮」、「存天理、去人欲」卻與各宗教道德精神相吻合，蔡仁厚謂：「儒家之為教，是含具宗教意識，能表現宗教之功能作用，能顯發宗教之超越精神」<sup>75</sup>我們可以說，儒家修己治人的內聖外王之學屬於人文教化範疇。而儒者的行道(志於到)使命，以仁為己任，任重道遠。這人文教化的背後，有超越的形上道德實體支撐，有宗教的道德情操在推動。形而下的人文教化背後是仁體或稱道體，這是既超越又內在的人文宗教。

學者秋風(姚中秋)認為儒家既是人文教化，又具普世價值可以與各宗教相互發明而不衝突，正如秋風所言，將儒家定位在「一

<sup>75</sup> 蔡仁厚，《孔孟荀哲學》(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84)，頁 138、139。



個文教、多種宗教」的格局<sup>76</sup>，所以可以儒釋道三教合一，例如明朝儒家將傳教士吸納成為儒學的耶教徒。秋風這種說法雖然樂觀，但事實上卻存在著一些問題。以前儒教可以與道教、佛教結合，除了儒學具普世價值可與各宗教揉合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現實因素，就是儒學自宋明以來成為官學，上自天子、文武百官、下自生員舉子，普天下讀書人莫不是儒生，佛教為了吸納這些知識份子，於是權巧地吸納儒教經典，儒佛並揚，這樣同時也可防避儒者闢佛。道教宮廟本以修道成仙為旨，其人倫教化完全取自儒家的忠孝、仁義等作為教化內容。而今日臺灣佛教已日益盛大，不再需要倚仗儒教，雖不排除儒，但傳教內容已經完全以佛教經典為主。至於道教的教化內容本就多元，吸納佛教、儒教，但如今儒教的忠孝仁義精神雖仍在，卻只是聊備一格，佛教的因果報應影響更為普遍。至於基督宗教排他性更強，所以儒學雖可與各宗教相容相攝，卻不要存著儒學要與各宗教共存共榮的幻想。是故作為人文宗教的儒學，如何開出一條活路，頗值得大家深思。

<sup>76</sup> 姚中秋：〈一個文教、多種宗教〉，《天府新論》，2014年第1期，頁34-41。



## 引用文獻

### 一、古籍文獻

(先秦)《論語》。

(先秦)《孟子》。

(漢)司馬遷：《史記》。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1993年)。

(宋)朱熹：《四書集注》(臺北：漢京，1987年)。

(清)程樹德：《論語集釋》(臺北：鼎文，1973年)。

(清)蔣伯潛：《廣解四書》(臺北：臺灣東華，1986年)。

(清)孫詒讓：《墨子閒詁》(臺北：世界書局，1992年)。

### 二、近人專著

毛子水：《論語今註今譯》(重慶：重慶出版社，2011年)。

任繼愈主編：《儒教問題爭論集》(北京：宗教文化，2000年)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台北：學生書局，1975年)。

牟宗三：《生命的學問》(台北：三民，1976年)

吳文璋：《巫師傳統和儒家的深層結構》(高雄：復文，2001年)。



李宗侗：《春秋左傳今註今譯》僖公五年。（臺灣：商務，1987年）。

李炳南：《論語講要》（臺中：臺中蓮社，2003年）。

林安梧：《儒學與中國傳統社會之哲學省察》（臺北：幼獅出版，1996）。

唐君毅：《唐君毅全集卷六——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臺北：學生書局，1991年）。

唐君毅：《唐君毅全集卷四——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臺北：學生書局，1991年）。

唐君毅：《唐君毅全集卷九——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補編》（臺北：學生書局，1991年）。

唐君毅：《說中華民族花果飄零》（台北：三民，2006年）。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 先秦篇》（臺北：臺灣商務，2003年）。

陳詠明：《儒學與中國宗教傳統》（臺北：商務，2004年）。

楊慧傑：《天人關係論》（臺北：水牛出版社，1994年）。

董偉：《天人之際：任繼愈學術思想精粹》（北京：人民日報，2010年）。

蔡仁厚：《孔孟荀哲學》（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84年）。

蔡仁厚：《孔子的生命境界：儒學的反思與開展》（臺北：學生書局，1998年）。

釋慧開：《儒佛生死學與哲學論文集》（臺北：洪葉文化，2004



年)。

### 三、期刊論文

姚中秋：〈一個文教、多種宗教〉，《天府新論》2014 年第 1 期。



## How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religion and humanities aspects of confucianism ?

### Abstract

In this project we will clarify the controversial views of contemporary scholars about the humanity and religious aspects of Confucianism. Are these two aspects diametrically opposite, mutually unrelated or complementary? There is no accord among scholars and causes a lot of confusion. For example, one school of view considers Confucianism is not a religion. This school of view can further be subdivided into two : The scholars of May-Four Movement(New Culture Movement) held that Confucianism is a kind of "melting-pot" culture, absorbing from other philosophies and religions. It does not have its own rituals and religious hierarchy of western religions. Another point of view holds that confucianism is not a religion, it is just a human ethical philosophy. The most notable scholars holding this view are Xu fu-guan and Mou zong-san.

For those that hold that Confucianism is a religion, they have different argumentations. They argue that Confucius has been enshrined, worshipped and prostrated by people as a god. Some argue that early Confucianism had a close relation with wizardry. Confucius, Mencius and Chu Hsi have a deep religious reverence to heaven. The most notable scholars holding this view are Tang jun-yi and



Chen rong-jie.

In this project, I will compare and contrast these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s and attempt to unify their views to give a clear conclusion ab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religion.

Keyword: The Confucianists, Confucianism, Humanity, Religion, Si-shu

